

中国名画家全集

陈之佛



河北教育出版社



休
休
休



中国名画家全集

陈之佛

著 • 陈传席 题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之佛 / 陈之佛绘; 陈传席, 顾平编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4

(中国名画家全集)

ISBN 7-5434-4602-2

I. 陈... II. ①陈... ②陈... ③顾... III. 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6362 号

中国名画家全集

陈之佛

著 / 陈传席 顾平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责任编辑 / 张子康 刘峥 张天漫

封面设计 / 张志伟 牛亚勋

版式设计 / 郑子杰

制 版 / 时尚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制 作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刷 / 利丰雅高(深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7印张

出版日期 /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 ISBN 7-5434-4602-2/J·292

定 价 / 58 元



前 言

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 王亚民

画者，本于天地之灵气，结于人心之妙想。画家立于天地之间，万象在旁，神思融趣，忽然划然，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绝叫一声，纵横万状，以成精品。吾国绘画渊源有自，自晋顾恺之，千数百年来，流派林立，代不乏贤；洎乎南北，哲匠间出，风格迥异，自成风范；浩浩长江，巍巍昆仑，不足以道其高远。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亦难矣。

予生不能为画，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与其一时不得不然之变，始知法后能知无法。前辈有言，此道中尽可寄兴，其然欤？展读历代名迹，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宛然有之，不可把握；而其无法，如长天清水，茫无际。

吾社襄集今古，选历代名家之尤者，道其生平事迹、画论理念、技法特色、前传后承，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读数十名画家之集，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

盖因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有画家虽名，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是故图文存世不多，介绍不可周全，乃使数人一集，聊胜于无也。

昔欧阳询编《艺文类聚》有云：“欲使家富隋珠，人怀锦玉，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此集之意也。

目 录

一、生平传略	1
坎坷求学路	2
赴日寻真知	8
教学生涯	12
现代黄筌	16
鞠躬尽瘁	28
二、艺术历程	61
工笔花鸟画创作	62
工艺美术创作与设计	105
三、论艺摘选	121
四、各家评论摘录	161
五、年表简编	191
附：主要参考文献	206
常用印	208
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210

生平传略



在现代美术史上，陈之佛是位十分特殊的人物。作为一名美术家兼教育家，陈之佛存在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领域。首先，他开启了中国工笔花鸟画现代生机，破醒了迷乱的花鸟画坛；其次，在中国工艺美术界，陈之佛具有着现代工艺图案的宗师地位与作用，影响了一个时代；第三，是他在美术教育领域有着卓越贡献，陈之佛不仅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图案讲习所——“尚美图案馆”，培养了大批工艺美术人才，而且他长期任教于高校，可谓桃李满天下，其学生中杰出者比比皆是。



陈之佛

坎坷求学路

陈之佛出生于1896年9月，是年为清光绪二十二年。^①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图谋变法，清廷上

^① 陈之佛的生平史料，参看李有光、陈修范《陈之佛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凡文中未注明之史实均出于此。

下一片混乱，随后是“戊戌变法”及其失败，政局极为不宁。这一形势所造成的影响并未波及陈之佛的家乡——浙江省余姚县，朝廷虽为多事之秋，但这偏僻的小县依然平静如水。

陈之佛出生地为浒山镇。据余姚县志记载，“浒山镇”在清代称“浒山市”^①，位于杭州湾南岸，隶属余姚县，后划归慈溪县，并成了县城所在地。这座濒临大海的小镇为典型的江南水乡，水网密布，船只为其惟一交通工具。这种不太便利的交通也影响了小镇经济的发展，不过这里却有着极美的自然风光，山清水秀滋润着纯朴的小镇人。陈之佛一家在镇东门外晓纪里有着一座大宅院，因祖上多为读书人，所以在当地也算是个颇有影响与地位的大户人家。

陈之佛原名为陈绍本，属“绍”字辈，入学后取学名陈之伟，陈之佛为其后来自取名，号雪翁。陈之佛父亲名陈也樵，字世英，早年读书后弃文从商，既经营药品又做染织，在当地颇有些名气，名牌有“振华大药房”和“英店王”等。陈之佛的母亲翁氏也为大户闺秀，有着较好的传统教养，贤惠善良。翁氏为陈家养有16个子女，虽颇多困难与不幸但仍存活十人。陈之佛排行第七，男孩中为老三。

陈也樵虽为经商之人，但毕竟为读书出身，加上祖上也有较好的传统，所以陈之佛父母时刻不忘对自己的孩子们进行正规的传统教育，并也期望他们能通过苦学，科举取仕而光宗耀祖。在晚清，这也是多数读书人家的心愿。

陈之佛6岁时，便奉命入二伯父家学馆蒙读，开始了正规的私塾教育。二伯父是个秀才，晚清秀才出路只有二

①《余姚志》，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卷一《疆域》。

条：一是“游幕”，即在衙门里当“师爷”；一是“坐馆”，也就是做私塾先生。二伯父走的是后一条路，即在自家开馆授学。陈之佛性格内向不善言说但极其聪慧善良，因此也偏得二伯父宠爱。也许是父亲顾虑这种宠爱不利于陈之佛发展，或是出于方便之故，在二伯父那里上学时间不长，陈之佛就被转入邻村私塾和两个哥哥一起读书。

清朝末年，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屡遭失败，刺激了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维新思想活跃，要求变法图强。表现在教育上便是废八股，兴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发布上谕：“从丙午科(1906年)起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①各州县遂纷纷设立学堂。这种体现民族资产阶级进取要求的措施，虽然受到守旧派的阻挠，遇到不少困难，但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教育制度仍然是一次重大的冲击，促进了教育体制的根本转变。

浒山镇1904年创办了新式学校——三山蒙学堂以取代私塾教育。陈之佛父母均为思想比较开通之人，虽然许多家长仍在张皇犹豫，陈之佛却已进入学堂读书。新式学堂，因比较注重儿童心理特点，教育方法相对合乎科学，孩子们也因此恢复了天真活泼的本性，尤其是开设的科学知识和体操之类的新课，激活了学生的热情。陈之佛的性格慢慢开朗起来，成绩总在全班的前三位，嘉奖不断，这一时期的教育对陈之佛一生影响特别大。

据陈之佛的后人记载，当时学堂有位马先生，名子畦，思想极其激进，而且学识也十分渊博，深受学生爱戴。马师也对学生很关爱，陈之佛因其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品行更得马先生器重。马先生总是给学生讲些他自己广博的见

^① 朱有熾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

闻和新鲜事物，并让学生经常读些新书。陈之佛和同学们视野为之大开，受益匪浅。惜马师与徐锡麟、陈伯平等革命志士，在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时，不幸被捕而遇难。陈之佛终身感激马子畦先生对他的启蒙教育，直到晚年，他还时常对子女们讲述和马先生在一起的事。马师的不幸给年幼的陈之佛打击极大，悲痛之余陈之佛愈加发奋学习以作为对先师的缅怀，自此陈之佛成绩更加突出，当时在浒山镇传为佳话。

1908年，即光绪三十四年，陈之佛12岁，这一年秋天他以最优异的成绩考入县立高小。该学校位于离家40里外的余姚县城，这便意味着陈之佛必须第一次出远门求学。陈之佛虽然性格温弱但却有着较强的独立处事能力。在这里他不仅学习认真刻苦，而且获得了人生第一次重要机遇，即结识同学胡长庚，与胡长庚的交往为陈之佛以后走上美术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胡长庚与陈之佛同在这里读书，长庚为高年级。因当时高等小学开始设立图画课^①，胡长庚酷爱铅笔画，他出众的表现也影响了陈之佛，从此陈之佛也迷上了绘画。在县立高小，陈之佛在胡长庚帮助和辅导下连续画了一年多铅笔画，造型能力明显提高，学习绘画的兴趣也越来越浓，这对他以后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夕，新思想广为传播，封建礼教受到极大冲击，“剪辫子”即是当时最为敏感的一种反封建行为。陈之佛所在的县立高小也掀起了剪辫子热潮。父母知道这一事后十分惊恐，毕竟他们都是受封建礼教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种剪掉老祖宗留下来的辫子的行为绝对是大逆

①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二册，38—42页

不道的。因此，陈之佛不仅没有剪掉辫子，还被迫离开了县立高小，奉父母之命停学返乡，这意味着陈之佛必须离开受之影响而热迷绘画的好友胡长庚。这次离别竟成了永诀，实属陈之佛一生最大憾事。

这时，慈溪县有一位华侨巨商吴锦堂先生，因热心教育，投资创办了一所学校，名为“锦堂学校”。学校性质为职业学校，主要是农职，设有中等农科、蚕桑科。因为投资较大，学校设备既先进又齐全，可称浙东第一名校。1910年，失学在家的陈之佛征得父母同意后报考了该校，因其突出的成绩，不仅被优先录取而且直接插入预科二年级。陈之佛并没因此而自满，反而更加勤奋学习，第一学期期末成绩名列第一，受到学校嘉奖。

正当陈之佛再次获得新的发展的时候，不巧突然患病，连续发烧十分严重，眼看再过一个学期就可以直升本科学习，陈之佛非常无奈地被迫休学回家治病。病虽然慢慢地痊愈了，但因学校不久改为普通中学，陈之佛只好再次辍学在家。无聊之余他只得又去四叔祖的家馆伴小叔、小姑们一起读书。由于学馆先生旧学底子深厚，陈之佛在这里受到了较好的古文和诗词教育。这为他后来在传统花鸟画中捕捉灵感与精神起到了筑基作用。

1912年，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新思想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普通乡村也在传播着新的讯息。这时，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家庭，都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入新式学校接受教育。陈之佛又一次获得了新生，在父亲的挚友黄越川先生的帮助下，他考入浙江工业学校，就读于机织专业。

据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10月号《教育与职业》^①杂

^① 转引自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406~407页。亦见《浙江教育官报》第47期，文牍一，299~300页。

志记载,浙江工业学校为公立性质,校址系就杭州报国寺故址之铜元局改建。校长为许炳堃先生,字緘甫,别号潜夫,浙江德清人。此人极有远谋且做事果断,早年留学日本,见多识广。在许校长的领导下,学校因此发展迅速,各专业一共建有实习工厂,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掌握知识。该校教师队伍也是人才济济,既有国内专家,又有日本教员。在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形式下,毕业的学生素质较好,适应上手能力很强,供不应求,当时江浙一带工厂大多与之发生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该校对当时社会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学校管理严谨有序,教风学风端正,学生因此学业也十分繁重。陈之佛所学机织科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应用力学、绘画法、纺绩法等20种科目^①,三年内需全部修完实属不易,但学生都能勤勉用功而完成学业,陈之佛更是格外突出。当时学校制订了奖励制度:学生凡每学期学课与操行成绩均为甲等者,次学年学膳费全免;得一甲一乙者免学费;享受免费生的均称为“特待生”。陈之佛升入本科第一学期即得一甲一乙,第二学期起,直至毕业均得二甲,一直享受“特待生”待遇。也正因为如此,陈之佛才得以顺利地在校读到毕业,因为当时他的家中早已入不敷出,根本无法再资助其上学。

1916年夏,陈之佛完成了工校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过学徒班、预科班和本科班的教学工作,教授过机织法、意匠、图案和图画等课程,同时还兼任校工厂管理员。

与陈之佛同时执教的有位日本籍专家名管正雄,此人

① 教育杂志社编《教育法令选》(上),商务印书馆,1925年10月版。

擅长图案与意匠且又懂照像术和风景、人物像制织技术，陈之佛深受其影响，这可能也与他早年热迷绘画有关，由此便逐步使自己的特长与兴趣再次向美术靠拢。1917年，也就是陈之佛在工校任教的第二个年头。在管正雄的指导下，陈之佛编写出一册图案讲义，以备教学之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管正雄的帮助并显得十分不成熟，但它毕竟是由中国人系统编写的第一本图案讲义，这说明图案教学开始在中国土壤上科学化起来。这一讲义后来被石印成教材在教学中不断使用。

当时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社会对图案需求更加迫切，数量也越来越多，而我国向来没有此类人才，只有工校培养的少数人可应付一些简单的需求，当时工厂所需要的大量图案和意匠图，均以高价从日本人手中购得，为此日本商人从中获得暴利。这事深深地刺激着年轻的陈之佛，他一心想去日本专门学习图案工艺，以求发展祖国的此项事业。这一想法很快得到许炳堃校长的支持。为此陈之佛的命运与前途再获新的转机。

赴日寻真知

辛亥革命前后，许多仁人志士纷纷踏上异国他乡，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知。清政府的长期闭国保守，使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这些爱国热血青年学子，为西方先进的科技与文化所吸引，舍弃一切，

漂洋过海，潜心攻读，奋发图强。陈之佛正是这样一位热血青年。1918年他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举行的留日实习生考试，一举成功，这对陈之佛来说既是极好的机遇，也是一次严峻挑战。

陈之佛要出国留学的消息引起了全家人的不安。当时家庭现状极不乐观，经济压力几乎不容再考虑来资助陈之佛去出国求学。而且，陈之佛离开工校，每月捎回来的薪水也将告停，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家人也是迫于无奈纷纷反对。这其中只有一位最了解陈之佛的知情人默默地下决心支持他。这便是1916年与陈之佛完婚的贤妻胡竹香(后更名为胡筠华)。陈之佛奉父母之命1914年与胡氏订婚，二年后胡氏过门。胡竹香虽为没有文化的旧式女子，但她贤惠通理、深识大体。可能是受陈之佛平时些许影响，既是出于对丈夫的恩爱与体贴，也是两颗心的感应，胡氏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全力支持着丈夫。她从娘家借钱，又以田亩抵押外出筹款，自己却省吃俭用操持家务与耕作。陈之佛能在日本最后修完学业，全赖妻子的理解、支持。

1919年于日本



陈之佛到日本后，经人介绍首先认识了日本水彩画家三宅克己先生。三宅先生热爱中国艺术并多次来华游历，为人也热情爽朗，陈之佛从他那里所获帮助极大。三宅先生不仅亲授其水彩画法，还安排陈之佛学习日语，并介绍他到白马会洋画研究所学习素描，到洋画家安田稔画室学习人体素描。三宅师的热情相助对陈之佛触动极大，他刻苦训练，一年后便考入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工艺图案科，从而成为我国第一个在日本学习工艺图案的人。

当时在日本学习美术的留学生大多选择绘画艺术，同一时期的有汪亚尘、谭华叔、周天初、王道源、卫天霖、



1919年于日本东京美术
学校图案科

丁衍镛、陈抱一，而专学图案的，只有陈之佛一人。陈之佛没有因为时髦而随大流，他独守初衷，这也正是他后来能够在图案与工笔花鸟画两方面均有突出成就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期间，陈之佛深受岛田佳矣、渡边香涯、今和次郎、池田勇八、大村西崖、矢代幸雄、长原孝太郎等一批名教授的影响，而岛田佳矣教授为其中最突出者。岛田时任陈之佛图案教授兼科主任，事事处处关心照顾着陈之佛。据陈之佛后人记载，当时陈之佛因入异国求学，在思想上便自然认为应多学些外国艺术，因而表现在行动上单纯追求西洋艺术而忽视对我国民族艺术的学习，岛田师发现这一情况后严肃而诚恳地加以警醒。他说：“我一生酷爱中国艺术，日本的图案就是从中国古代艺术中发展来的，中国的固有模样实在比日本高明得多，希望你在图案创作中不仅学习他国艺术，更要吸取、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艺术。”^①这次告诫对陈之佛触动很深，从而使他真正开始悟到，学习外国艺术，只能汲取他